



YE 叶 WEILIN 蔚林

作品全集

下卷

C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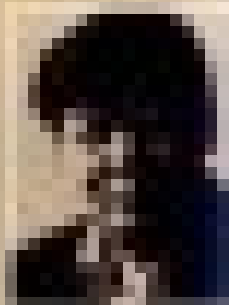
湖南人民出版社

蓝蓝的
茶叶上
《五个女
龙湾》《相
殇》《割
潜伏哨》
《幸福长在
在没有航标
蓝蓝的木兰溪
挑担茶叶上北
《白狐》《五个
《夏日的牙龙湾》《相思天长地久》
初别》《酒殇》《割草的小梅》《挑担
《边疆潜伏哨》《过山谣》《白狐》
《幸福长在春长留》《夏日的牙龙湾》
《航标的河流上》《酒殇》
《海溪》《潜伏哨》
《白狐》《五个女子和
《幸福长在春长留》《夏日的牙龙湾》《相思天
和一根绳子》《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
《酒殇》《割草的小
《白狐》《五个女子和
《夏日的牙龙湾》《相思天
初别》《酒殇》《割草的小梅》
《边疆潜伏哨》《过山谣》
《幸福长在春长留》
《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
《初别
《木兰溪》《海滨散记》
《北京》《洞庭渔米乡》
《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
《在没有航
《相思天长地久》
《蓝蓝的木兰溪》
《挑担茶叶上北
《白狐》《王
《夏日的牙龙湾》
《酒殇》
《潜伏哨》
《幸福长在春
《航标的河流
《木兰溪》《海
《北京》
《五个女子和
《相思天长
《割草的小梅》

作品全集



蔚林



叶
氏
集

卷
下

下
卷



叶氏集



YE 叶
WEILIN 蔚林

下卷
作品全集

CPS
PUBLISHING & MEDIA
中国出版集团

湖南人民出版社

蔚林

本作品中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蔚林作品全集：全2卷 / 叶蔚林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438-8754-1

I. ①叶… II. ①叶…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0736号

叶蔚林作品全集（上、下卷）

著 者 叶蔚林
责任编辑 文志雄
装帧设计 康 愉 张 欣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55.25
字 数 9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8754-1
定 价 80.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目 录

CONTENTS

下卷

蓝蓝的木兰溪	001
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	017
难忘的南妮	039
夏日的童话	048
山中传奇	064
桃花井轶事	076
感恩之地	103
双河街纪事	131
阿黑在晚霞中死去	139
酒殇	154
美丽的野鸡坪	167
少年乔乔	177
天鹅岭林涛	182
山里的女人	193
野闻四则	197
草色	202
初别	210
春水茫茫	218
无柳的柳村	230
荒湖之恋	237
落霞	243

白马绿杨堤	257
方格红头巾	269
一个妇人的复仇方式	274
秋日回忆	279
激流飞筏	286
蓝天	293
捉狗鱼的人	299
幸福的老人	307
访灯记	314
地下亮光	323
温暖的春夜	327
臂章的故事	332
英山港的主人	343
一公里土地	352
民兵队长一家	357
在边境的列车上	370
边疆潜伏哨	375
布谷鸟	384
越南姑娘	394
过山谣	399
九疑神话	410
叶蔚林歌词两首	422
附录一：永远活在江华山水中的叶蔚林 李长廷	424
附录二：浅谈叶蔚林创作对瑶族文学的贡献——兼议地域文化 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陈茂智	429
附录三：叶蔚林主要著作目录	436
后记：源于瑶族文化的一座文学丰碑——《叶蔚林作品全集》 编后 李祥红	4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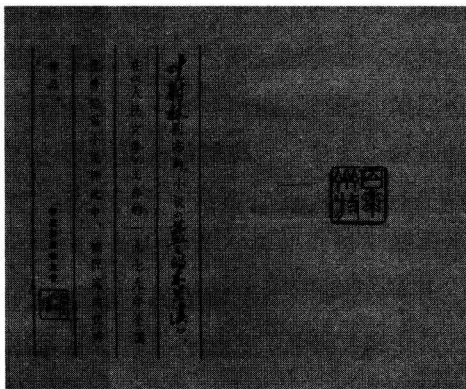
蓝蓝的木兰溪

八九年前，我下放到遥远的菇母山区。在那里我认识了许多人，其中有一位瑶族姑娘，名叫赵双环。她是木兰溪公社的广播员。

菇母山腹地，有一道清流，人们称它木兰溪。木兰溪像一条蓝色的丝带，挽起两岸错落的村寨，和高高低低的吊脚楼，组成了木兰溪公社。木兰溪公社有密密的杉树林，有肥沃的土地，有丰饶的山产。但使它名闻遐迩的并不是这

些，而是它的有线广播网。家家户户都拉上了广播线，安上了喇叭。喇叭是方形的木盒子，一律漆成红色，上面有镂空的五角星。孤守僻处的木兰溪，在鸟鸣水溅中寂寞了千百年，而今有了响彻群山的广播，山里人觉得多么新鲜！由于这偏僻的山乡办了广播，木兰溪有了荣誉：报上报道，八方参观，奖状奖旗，挂满公社办公室的四壁。广播员赵双环呢，成了县里的先进人物，出席过各种会议。她的名字，有如风中的鸽哨，响遍四山。公社副书记盘金贵，亲自做她的入党介绍人。不久，她又出席了全县党代表大会。

应当指出：这些荣誉，赵双环当之无愧。想当初，她刻苦学习业务，辛苦架设线路，是在完全没有想到荣誉的情况下得到荣誉的。说明这点，对于我们了解



《蓝蓝的木兰溪》获奖证书

赵双环，颇为要紧。

没有荣誉的人，渴望荣誉，得到荣誉的人，珍惜荣誉，这是常情。然而，荣誉却给赵双环带来无端的苦恼。这种苦恼，谁能体会？

让我们往下讲吧。

记得我初去木兰溪时，是一九七二年的初冬。明月初升，夜色清朗，傍山小径，浓重的暗影，刀也割不开，针也刺不透。我走着，仿佛潜游在凄森的海底，而山上人家那些疏落的灯光，就像海底的磷光。没有风声，也没有虫鸣，深山中极度的幽静，使人感到恐惧。但就在这时，这边山，那边山，广播突然响了！一阵洪亮的吹奏乐，迎面扑来，霎时间驱散了黑暗、寒冷和寂静。接着就响起一个姑娘的声音；这声音是那么清晰，那么圆润，那么柔美。它糅合在空气中，颤动着，流转着，无处不在，无处不有。播音员讲的是瑶话，我完全听不懂。然而恰恰是这种不懂的语言，却包含着无限的内容；正如没有歌词的乐曲，更能激起人们的想象。在那短短一瞬间，我联想到流泉和清风、蝴蝶和鲜花，联想到阳光在绿叶上波动，鱼群嬉戏在涟漪间……我知道，说话的人，一定就是赵双环了。我努力想象她的模样，但想不出来。

第二天早晨，矮胖的公社副书记盘金贵，给我介绍了木兰溪公社办广播的情况，巨细无遗，如数家珍。然后领我欣赏各种奖状奖旗。这些东西，全装在镜框里，或者蒙上塑料薄膜。最后他说：“给你介绍赵双环吧！”那得意的神态，就像一个古董商请顾客观赏他轻易不拿出来的珍藏。

走进广播室，我觉得奇怪，这里比其他房间都昏暗一些，好一会，我才看清里面的陈设。一位身材修长的瑶族姑娘，从白木椅子上站起来，静静地望着我，微微一笑，很有礼貌地点头说：“同志，你好！”那声音十分柔美。

于是，我认识了赵双环。

这时赵双环刚满二十一岁，正是姑娘家鲜花盛开的年华。她美丽、端庄、朴实；她温柔、沉静、落落大方。她那双明媚的眼睛并不特别大，盖着长长的、微翘的睫毛，抬起来亮晶晶，低下去静幽幽。她说话慢慢的，脸上总是带着善良的微笑。她站在山冈上，就像一竿新竹；她站在小溪旁，就像一棵水柳；如果她偶尔戴起红色的盘头帕，站在公社大门口，远远望去，就是一株开花的美人蕉了。既然广播线连着所有的村寨，那么木兰溪谁不熟悉赵双环？社员们一天三遍听广播，有时甚至不在乎她说些什么，叫人好受的是说话本身。那柔美动听的乡音，能使焦躁的老人恢复平静，哭泣的孩子安然入睡。青年人呢，听着那声音，就会

被水一般的柔情所淹没，又仿佛有一片雪白的鹅毛，一下下撩拨着他们的心房。那滋味，在早晨和中午还可以勉强忍耐，倘若是月明的夜晚，他们就会不由自主地走下木楼，沿着木兰溪，来到公社所在地，隔着蓝蓝的溪水，向一个注满灯光的窗户凝望。有时是这个他，有时是那个他，有时是三五一群，互不相干，心照不宣。

木兰溪畔，芳草芊芊，杂树成行。春天秧鸡欢唱，夏天野花飘香，到了冬天，相思树反而显得更绿了，把俏丽的情影，映在水面上。每晚结束广播之后，赵双环都习惯性地窗前站一会儿，吸吸新鲜空气，望望远山的轮廓。好久以来，她就发现了那些夜色中的青年人。她知道，他们为谁而来，为谁伫立，任由露水浸湿双脚。然而她不因此倨傲，也不矜持。她记住自己本是个平凡的姑娘，就像山中的一棵树，树上的一片叶子。她生长在木兰溪上游的深谷，从小失去父母。好心的邻居收留她，党和人民养育她。吃过笋子的人，忘不了竹林。赵双环热爱自己的同志，热爱全公社的男女老幼。虽然她暗笑这些青年有点傻气，自作多情，但她明白人家没有恶意，爱慕不该指责，追求不是过错。她那温柔的、善良的心，不忍把人冷落。于是每当她站在窗前时，就凭着窗台，隔着溪水，和他们讲几句话，问他们家里的喇叭声音清不清，问他们山里的果子熟了未曾，临了，就挥挥手，大姐姐般地嘱咐道：“好兄弟，夜深了，回家去吧。门没闩，莫要阿妈久等。”这些话叫人感到亲切，感到安慰，但又不至于逗起胡思乱想。是的，我们的赵双环，就像一片林子，谁都可以消受她的绿荫，但不能带回家里；就像蓝天下的阳光，谁都可以得到她的温暖，却无法独个儿搂在怀里。

唉，温柔美丽的姑娘哟，木兰溪畔的明珠，到头来，谁能得到你的爱情哪！别人猜不到，赵双环自己也不知道。然而公社副书记盘金贵却看在眼里，耽在心上。的确，他把赵双环视做掌上明珠。这颗明珠是他精心培育的，时时关照她，紧紧管束她，难道不是他应有的责任吗？他自认是她的保护人，兼有领导的权威和父亲的尊严。几年来，他规定她每天三次准时广播，每天学两个小时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每星期一写一篇思想汇报和一篇学习心得。每逢年节，他就领着她吃苦餐，熄掉电灯，点起松明，向她重复讲述昔日瑶山的种种苦情。他说：“一个人要知足、安分，许多坏事就是从不知足、不安分开头的……”赵双环静静地听着，顺从地点头。于是她过着非常克己俭朴的生活：领了工资就存进信用社，存折锁在公社秘书的抽屉里。她从来不着汉装，永远是一身宽大的斜衿衫，衿头钉着两颗最古老的铜纽扣。她连塑料凉鞋都没穿过，脚上的带绊布鞋，是自己做的；手帕是从

公社卫生院捡来的一方纱布，用薯莨的根汁染成靛蓝。但是年复一年，粗陋的服饰，越来越掩不住她的美丽了。她那姣好的容颜，恰因粗衫陋裳的衬托，反而更引人注目了，正如一朵野百合花，插在牛蒡之中。有一次，赵双环偶然听见盘金贵和公社秘书闲谈，谈到了她。盘金贵说：“一个姑娘家，漂亮不是什么好事，容易惹是生非……”

赵双环吃惊了。回到房里，默默地照照镜子，双手蒙住脸，心想：“这是我的过错吗？”

这期间，经过观察，盘金贵觉得事实完全证实了自己的预料：没错，漂亮不是什么好事！他不止一次看见一些青年，站在溪畔的树影里，朝赵双环的窗口痴望。三次五次，忍无可忍，他亲自出面干涉了。他站在溪那边，手里拿根棍子，一边敲着地面，一边嚷着嗓子嚷嚷：“哈哈，站在这里做什么？想偷公社的东西吗？我看有点像，颈根伸得像螳螂……什么？我管不着？试试看……赵双环是谁，你们是谁？瞌睡鸟子等飞虫，野鸡求孔雀，浪想！走吧，下回再敢来招惹她，妨碍她的工作，看我不敲他的腿……”赶走那些青年，盘金贵又立即找赵双环谈话，态度很严肃。他的话，剥麻似的从头扯起。首先少不了忆苦思甜，然后提到姑娘的身世，再谈到自己怎样苦心栽培了她：当了广播员，入了党，成为全县的先进典型。“要珍惜荣誉呀！”他稍为缓和一点说，“对象总是要找的，不过你是党员呀，是先进人物呀，总要找配得起的。莫急嘛，到时候我一定给你介绍介绍……”

赵双环一直静静地听着，这时才抬起头，红着脸，惶惑地问道：“盘书记，我有什么差错吗？”

“你自己知道，我是给你打预防针。”

“可我根本没想过这事呀……”

“那你为什么每天晚上都站在窗口？”

“坐久了，到窗口吸吸新鲜空气。”

“不对，你还对那些野小子招手说话。”

“平平常常的话……”

“哼，问人家果子熟了没有，什么意思？哼，母鸡不叫，公鸡不跳！”

赵双环那长长的睫毛颤动了几下，但她并没有辩解，只是低声地说：“从今以后，我不到窗口去就是了。”

“不行，我还得将窗口堵起来。”盘金贵决断地说。

“你堵吧。”姑娘稍稍提高声音，垂下头，美丽的脸，骤然变得苍白了。

这事发生在我认识赵双环之前不久。这就是广播室为什么显得昏暗的缘故。

临溪的窗口被堵起之后，广播室从另一边开了个小窗。小窗面对高耸的山壁，从窗格内伸出手，就可以摸到岩石上的青苔。常常有滑腻腻的鼻涕虫爬到窗台上，一些暗棕色的小泥蛙跳进屋里来，在姑娘的床上蹦跹。赵双环依然认真工作。在人们面前，依然慢慢说话，静静微笑。然而，她的心情是忧郁的、压抑的。纵然她努力使自己相信：盘书记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自己好，教她爱惜荣誉。可是她想：荣誉是什么呢？是理想的花朵吧？是生命的花朵吧？生命有了它，不是应该更加丰满、充实，更加欢乐吗？为什么一个人有了荣誉，便要像寺庙里的木偶、神像那样，冰消了理想、热情，甚至连言谈举动都要受到监视呢？那么荣誉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在难眠的夜晚，听溪水淙淙，树木沙沙，虫鸣唧唧，赵双环不禁深深怀恋从前的生活。那时候，她虽无父无母，贫苦而辛劳，赤着脚，举着牛鞭，涉水翻坳，但是她可以吆喝，可以唱，可以跳，如果她愿意，可以搂住任何一个男孩的腰身，一同骑在牛背上，走过一村又一寨。蓝天是她的，白云是她的，整个大自然都属于她。为什么有了荣誉，她就变得这样孤独呢？没有朋友，没有亲人，整天生活在孤寂之中。难道一有了荣誉就非得高居于众人之上，就非得脱离群众不可吗？她渴望生活在群众之中，也渴念有个知心的人儿说说话……这个人是谁？他在哪里？在此之前，她的确没有想到爱情，但目下，对爱情的向往却在压抑中萌发了。

蓝蓝的木兰溪照样流，盘金贵一直在关心她，管教她，四处打听，为她寻找合适的对象。蓝蓝的木兰溪照样流，只是在它岸边，再也不见了青年们的身影……

好吧，让我们继续讲。

一九七三年冬天，更大的荣誉落到赵双环的头上，她出席了“全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通知下来时，盘金贵比赵双环要高兴十倍。他亲自送她三十里，到双河街去搭车。一路上絮絮叨叨，新旧对比，忆苦思甜。临上车又特别告诫：荣誉更高了，应该更严格要求自己。到省城之后，不应讲的话不讲，不应笑的时候不要笑，集中思想开好会。大城市花花绿绿的，要警惕香风迷雾，不买东西，就不要上街了……

赵双环忍耐地听着，默默地点头，上车走了。

盘金贵天天惦念她。他掐住指头计算赵双环归来的日子。

二十天之后，赵双环开会回来了。盘金贵又到双河街去接她。那天是冬至节，又恰逢双河街闹子。集市上菜担柴担，鹅群鸭阵，人山人海，熙熙攘攘，好不热

闹。盘金贵裹着崭新的青布包头，披件带毛领的灯芯绒棉袄，眯缝眼睛，抬起两肩，挺直腰板，迈着神气十足的鹅步，穿行在人丛中。遇到熟人或半熟不熟的人，一律高声说：“咱们木兰溪的赵双环，全省学毛著积极分子，开会回来啦！”赶闹子的人，没听清他的话，以为是叫卖什么东西。

汽车是中午到达的，这时正是集市的高潮。透过车窗，盘金贵一眼就看见了赵双环。赵双环也看见了他，笑盈盈地向他招手。盘金贵原以为，她一定会消瘦些，可是她胖了，美丽的脸庞，像新鲜的果子，光彩照人。更令盘金贵不顺眼的是，赵双环的脖子上竟围着一条雪白的尼龙围巾，白得那么耀眼，盘金贵不禁皱了眉头。

“盘书记，你好呵。”赵双环下车，热情地说，声音似乎从来不曾这样高过。

“好，好。”盘金贵勉强笑着，但到底忍不住，指指姑娘脖子上的围巾，压住嗓门说：“这东西什么好看，吊孝似的，扎眼得很……唉，真不知怎么说你才好……”

像有一阵冷风，吹散了姑娘脸上的笑容。转瞬间，她仿佛消瘦了，完全恢复去开会前的模样。她抬起手，用两只指头，慢慢地将围巾从脖子上扯下来，揉成一团，塞进挎包。

“我们吃饭去吧。”盘金贵感到欣慰，声音就变得十分温和了，仿佛是解释自己刚才并不是生气，而是不能不关心她。

“我不饿，回去吧。”赵双环说。

“不忙，闹子上走走，我还要买点东西。”盘金贵说。又忽然想起，用手在胸前比划：“你的那个，那个……”

“什么？”赵双环莫名其妙。

“那个代表证呢？”

赵双环把代表证拿出来，交给他。那是一条大红缎子，四指宽，一拃长，上面烫着金字。盘金贵托在手上看了半天，咂咂厚嘴唇，说：“这才是最美的东西哩，你怎么不戴？戴上，我给你戴上！”

赵双环不知他要做什么，静静地站着，任由他将代表证挂在胸前。

于是，满面春风的盘金贵，紧紧拉住赵双环，在闹市中往来。这家店铺进，那家店铺出，几乎走遍了整个双河街。盘金贵买了东西吗？连盒火柴都没买。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围拢来一堆人。

“呀，是木兰溪的赵双环！”

“这女子长得好漂亮哟……”

“听说她原来放过牛？”

“山沟里飞出金凤凰啦！”

在一片赞美声中，也夹着一些青皮后生的调笑。盘金贵左顾右盼，时不时大声地插进一句话：

“全靠毛主席领导好呵！”

人们自然接口说：“也搭帮老书记费心培养啦……”

“哪里，哪里……”盘金贵摆着手，沉醉地笑了，又圆又大的面孔，像铜盆一般放光了。

这种“流动展览”几乎持续了一小时。开头，赵双环虽然感到局促，但努力忍耐着，保持恬静的面容。走走停停，渐渐，她觉着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件什么展品，而盘金贵只不过是夸耀他自己——这展品是他拿出来的呀！一种被愚弄的羞辱感，火一样灼痛了她的心。她的面容惨淡了，她的睫毛颤抖了，嘴唇咬出了白印印。

“流动展览”终于结束了。这时盘金贵才想起自己要向区委汇报工作，便对赵双环说：“我有事，今天不陪你回去了。”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块用报纸包好的米糕，塞到赵双环手里：“带着路上吃。”

赵双环接过米糕，一动不动地站着。等到盘金贵走远时，她就扔掉米糕，扯下胸前的代表证，张开双臂，像在密林中奔走一般，左推右拨，急急离开闹市。过了木桥，回头望，没有人。于是她坐在路边的树影下，双手捂住脸，无声地饮泣起来。眼泪像泉水似的溢出指缝，顺着手背，流进宽大的袖筒里。小北风吹来，冰冷冰冷的……

回到公社，天已经断黑了。七点整，电灯亮起来，木兰溪电站，供电总是十分准时的。赵双环摸摸扩大器，觉得有点发潮，便接通电源，打开开关，让它烧一烧。今晚她很疲乏，又没准备好广播稿子，不打算向社员们说什么了。她放了几张唱片，拿起话筒，用普通话与电站联系：“肖志君同志，肖志君同志！我开会回来了。明天早上恢复广播，请你准时供电，辛苦你了，谢谢。”然后，她洗洗脸，洗洗脚，到秘书那里拿来广播稿，坐在灯下轻轻朗读。很快她就沉浸在工作中了。灯光映着她那美丽的长睫毛，好像蜜蜂的羽翅，在眼帘上一闪一动，工作使她完全恢复了素有的平静。

第二天清晨四点半钟，赵双环醒了。她习惯性地捏捏床头开关，但是没有电。在赵双环的记忆中，三年来，这还是第一次。好在盘书记不在家，否则肖志君就要受批评了。“不过，肖志君是个踏实的人，五点之前总会来电的吧。”赵双环这样想，点起油灯，做好播放前的准备工作。然而，等到五点、五点半，电还是没

有来。赵双环有点焦急了：发电机坏了吗？不会，昨天晚上电压很稳，很正常呀。那么肯定是肖志君病倒了。于是在她的眼前，立即出现一个瘦小的、脸色苍白的青年。他一年到头戴个大口罩，满头满脸满身都蒙着米糠和灰尘。赵双环以前常去电站，知道肖志君的工作是多么辛苦：整个白天，碾米、磨粉的社员络绎不绝，要到下午五点才能停电休息；七点又发电到深夜十二点；清晨四点刚过又得起床。电站只有他一个人，而他又从不轻易离开电机和电表。他什么时候煮饭吃呢，什么时候洗洗衣服呢？三天五天，一月两月，当然可以坚持。然而三年哪！一千个白天，一千个夜晚，是容易办到的吗？赵双环深深感到：肖志君工作比自己好，贡献比自己大得多。就单说广播吧，没有电，广播就成了哑巴！可是这个肖志君，却没有入团、入党，也从来没有受到表扬。原因呢，据说他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又很复杂。不过这些说法，赵双环听过也就忘了，给予她深刻印象的是一个瘦小的、病弱苍白的青年，一年到头勤勤恳恳地工作……有一次，赵双环想和他说话，但他避开了，那怯怯的、自卑的神态，使赵双环心里很难过。她想：“难道我比别人高一头吗？”于是，她每次外出回来，通知肖志君恢复清晨发电的时候，语气就特别亲切、凝重。她要在全公社人民的面前，表明她对他的感激和尊敬……现在，肖志君可能病倒了。赵双环想了想，拿起手电筒，打开公社的大门，踏着路上的浓霜，急急地、轻盈地向木兰溪的上游走去。

我们来讲讲肖志君。

肖志君是下放知识青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来到木兰溪，已经八个年头了。同来的本有十几个人，后来别人都陆续招工、升学、参军走了，或者通过别的渠道回城里去了，独独留下他一个。肖志君的父亲在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虽说早就摘了帽子，还是被人视为摘帽右派。在那时，本来是不够格到电站工作的，他能来电站完全出于机缘。三年前，木兰溪电站的老机手，不幸得急病去世，发电机停转了。恰巧两天后省里又要在木兰溪开广播现场会，把盘金贵急得直跳脚。这时有人推荐肖志君。盘金贵没把握，就去请示区委书记。区委书记问肖志君本人表现如何，盘金贵说也还老实肯干。区委书记说：“那就叫他到电站吧！”事情虽然就这样决定了，但盘金贵并不放心：这是有关阶级路线问题呀，马虎不得。所以肖志君初到电站时，盘金贵曾派民兵暗暗监视他。过了一段，看肖志君表现还好，盘金贵才把监视撤了。肖志君记得，他来公社报到时，盘金贵曾十分严肃地和他谈话：“这是党对你的信任……要知道，电站是个要害部门，木兰溪的广播响不响就靠它……这个，关系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事……出身不好不要紧呵，

好好干，加强改造，还是有你的前途……”

肖志君心头雪亮：盘金贵是拿大话压他。前途呢，他不敢有什么妄想，不过他倒愿意好好干。他觉得木兰溪的乡亲们非常需要他的工作。加上他从小喜欢机械，喜欢摆弄小马达。对于小水电站的操作管理，他在没有人指教的条件下，经过钻研，也无师自通了。总而言之，他热爱这个工作。他不怕电站工作劳累。是的，惟其劳累，才能证明自己没有白活在世上，才能减轻心头的重负，获得精神上的休息和安慰。然而这不但需要坚强的意志，而且是需要以健康为代价的。两年坚持下来，肖志君的身体拖垮了：午后低烧，夜间盗汗，咳嗽乏力，头晕目眩。谁都看得出他是得了肺病。一些好心的社员劝他休息，他摇摇头。一些社员送给他鸡蛋、红枣，他无限感激，工作更卖劲了。有一次赵双环对盘金贵说：“盘书记，电站的小肖怕是病重了，要让他休息，早广播是不是暂时停一段？”盘金贵疑惑地盯着赵双环，反驳道：“那怎么行，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头等大事！”他亲自到电站去看肖志君，对肖志君的工作表示满意，拍拍他的肩膀，鼓励说：“能带病坚持工作，不错嘛，说明是有决心改造自己的。好吧，再加把劲，以后我叫他们考虑考虑你的人团问题……”

肖志君摇摇头，苦笑说：“盘书记，我已经二十七了。”

一个月前，他吐血了，伏在电站临水的窗口，把大口鲜血吐到木兰溪蓝蓝的水波里。但谁也没看见，他悄悄擦去下巴上的血迹，戴上口罩，又给社员们碾米去了。他觉得一切痛苦都可以忍受，难以克服的是渴思睡眠。每天清晨，闹钟唤醒了他的神经，可是他的肉体仍在沉睡中，拖也拖不动。这时候，他多么愿意用十年的生命，换取一刻睡眠呵。然而想到赵双环，想到不能耽误她的广播，他还是爬起来了，按时发电了……这样又坚持了十天。幸好上天垂怜他，赵双环到省里开会去了。于是他每天睡到六点以后起床，他以为自己得到了补偿，身上添了力气。

昨晚，在喇叭里听见赵双环喊他的名字，通知他明早恢复供电，他的心情是愉快的。他很想回答：请她放心……调好闹钟，放在枕边上，他想早点睡，但一时却睡不着。闭上眼，赵双环那美丽的面影，明媚的眼睛，还有那纯净的微笑，就清晰地脑海中浮现了。以往也有过这种情形，但肖志君很能用理智约束自己。他很明白自己的身份和处境，对自己说：“你呀，凭什么条件去爱慕她、向往她呢？”然而，理智是一回事，感情又是另一回事。理智驱去的东西，感情往往又固执地带回来。在真实的生活里，谁没有过这种体会？今夜的情形有点特别，那美好的

形象，牢牢地粘在脑海里，任什么理智也赶不开了。直到现在，肖志君才明确地意识到：自己能把工作坚持下来，能在极端疲惫的状态中起床发电，原来也是为了她，为了她能顺利地进行广播。肖志君明白自己的感情陷得有多深，就像掉进无底的深渊，再也不能自拔了。“徒然挣扎有什么用？”他激动而绝望地想，“就让你的形象藏在我的心底吧，安慰我吧，鼓舞我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吧！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保证你的工作，我就为社员们碾米、磨粉，给木兰溪送出亮光。而我死的那一天，也绝不吐露对你的爱，以免别人议论，叫你感到委屈……”

这样想过之后，他心里踏实些，沉沉入睡了……

赵双环来到电站时，天已蒙蒙亮。她推推门，门是虚掩着的。她走进去，闻到一股机油味和米糠的霉味。水声在机坑下汩汩作响。开敞的大木房没有任何间隔，夜风从板缝中钻进来，比外面显得更尖冷。在她的印象中，电站好像没有床铺，不知肖志君睡在哪个角落。捻亮手电筒来回照了几次，她才发现在碾米机和轧花机之间，搭着两块厚木板，肖志君就睡在上面，身子蜷曲在被子里，像一只大虾米。这景象，使赵双环产生了深深的怜惜和同情，同时也感到很惭愧，从前没有关心过他，帮助过他。

反正今天已经耽误了，所以她没立即喊醒他。搂些柴草，塞进灶膛，划根火柴点燃起来。她想烧点热水，等他起来好洗脸，但没找到锅子。

柴火的噼啪声，终于惊醒了肖志君。他睁开眼，看见灶口闪动着火光，灶旁静静地坐着一个人，背对他，好像是个女子。肖志君惊呆了，以为自己在做梦。揉揉眼睛，急忙捧起闹钟：六点一刻！“糟糕！”他叫了一声，从床上弹起，赤脚跳到地上。他一边慌乱地穿棉衣，一边问道：“那是谁呀？”赵双环这时才转过身来，静静地望着他，慢慢地说：“肖志君，你醒了哇！”

赵双环此时出现在电站，对肖志君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他愣在那里，身子冷得直哆嗦，紧张得讲不出半句话。

“快过来烤烤火吧。”赵双环说。

肖志君迟疑一下，挪身到灶边，避开对方的眼睛，怯怯地低下头，嗫嚅地说：“双环同志，我……”

“你病了吗？”赵双环问道。

“没有，我没病……”

“闹钟坏了吗？”

“钟是好的……”肖志君老实地说，“是我近来贪睡，起得晚，养成坏习惯”

惯了。”

“不是，你是太累了。”赵双环瞧着他那凌乱的头发和苍青的双颊，替他解释道，“好比一个人走呵走呵，走得筋疲力尽，一旦坐下，再站起就难了。”

姑娘讲的是实情。多少年了，肖志君没有听到过这种体贴的话。他感动了，抬头迅速地瞥了赵双环一眼，喃喃地说：

“今天我误了事，我检讨……不过我保证，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明天……”

“明天你安心睡觉好了，”赵双环接口说，“到时我来叫醒你。”

肖志君吓了一跳，连忙说：“不要，不要！”

“万一又耽误了呢？”

“不会，我有闹钟。”

“闹钟今天就没起作用。”

“我把弦上满些……请你相信……”

“不，我不放心。”赵双环知道肖志君是不会同意的，于是就改用严肃、坚决的口吻说：“明早广播再不响，你我都要挨批评，就这么办！”

肖志君不敢吭声了：“那，随你的便吧。”

赵双环走了，并且拿走了他的闹钟。肖志君送她出门，望着她远去的身影，不禁叹口气，脸上露出惯有的苦笑。

第二天清晨，赵双环果然来了，轻手轻脚地烧起火，热上水，四点四十分叫醒了肖志君之后，自己就匆匆地走了。过了十几分钟，当肖志君启动涡轮机，合上电闸时，广播立即就响了。肖志君知道，电站离公社有一里多路，中间还要过一道窄窄的木桥，显然赵双环是飞跑回去的。想起外面正是黎明前的黑暗，路上有冰，桥上有霜，尖冷的北风吹打姑娘的脸，肖志君心里很不安。他想向她要回闹钟，但又不敢说。七个早晨过去了，赵双环每次都来得那么准时，就像山里的知更鸟。第八天，是一九七四年元旦。傍晚时分，菇母山区降下第一场雪。雪很大，风卷着雪花飞扬。断黑之前，白雪覆盖了四野，山路没有了，小桥模糊了，只见木兰溪的流水，变得格外幽蓝。肖志君心里很焦急，担心天亮前赵双环冒雪来喊他。雪这么深，路这么滑，桥这么高，掉下去可不得了呵！正在这时，盘金贵派人来电站，通知说：今天是新年，通宵供电。肖志君高兴了，赵双环明早不用到电站来了。

可是到了半夜十二点，当肖志君正困倦的时候，忽然有人拍门。肖志君把门